

读后

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在哪？

——读刘鸿伏散文集《父老乡亲哪里去了》
朱先泽

“是实事求是的社会学的深层探索与考量，不是装模作样坐而论道表现才华出众而故作深刻的与众不同；是触摸灵魂代天而问，也是热泪盈眶扪心自问，与走马观花的乡村旅游，和那种可有可无的休闲文章、唠唠叨叨的风花雪月诗句背道而驰……”

在参观了汨罗与平江整齐划一的新农村新气象之后，我重温了刘鸿伏的散文集《父老乡亲哪里去了》，感慨万千。

祖国发展日新月异，新农村建设的速度与成果，令人格外高兴。农村在村村通公路之后，空心屋改造已经蔚然成风，绿水青山正化为金山银山花果山。刘鸿伏深入农村，了解民众生活的艰辛和乡村变异的大小环境，通过自己的笔，关注了农村改造和建设的点点滴滴。

著名作家韩少功说过：“文学存在的最大理由，往往在于细节，在于众多细节组成的氛围、情感、价值观、精神指向，在很多时候还具有多义性，是模糊的发散和辐射。而这恰恰是理论家所不屑做，不愿做，也做不了的事。”《父老乡亲哪里去了》之所以备受读者喜爱，在于作者刘鸿伏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和道路的泥泞坎坷，让人听到了大地微小的呼唤与喘息。

作者深入故乡某个乡村调查时发现，村里“平均每年外出死亡与失踪近14人以上……死于矿难的有30多人。”这不是粗枝大叶，也不是泛泛而谈。现场感和沧桑感格外强烈：村长怕进凶宅，只站在远处土堆上抽烟。作者多次提及父亲的告诫：“土有灵性，你天天伺候它，它自然回报你；万物也有灵性，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地不长无根之草，天不生无禄之人。”回忆长丘大田与村中风水树及全牛宴，真正是风雨沧桑，梦绕魂牵，而作者最无法释怀的，是人的命运和家

国情怀。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变迁，就是一本历史细微的故事，正因为有具体的人和事，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才不会变成一串串枯燥无味的数字。《父老乡亲哪里去了》以人为本，贴近父老乡亲与家园的泥土老屋，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长期被忽视了的人物与角落，这才真正是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的体现。强烈的现场感和生动的细节描述，诗情画意并极接地气的话语与人文批判眼光，使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巨变的背景，交相辉映，互为补充，因此产生了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让读者过目难忘，在悲悯沉思后，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

此书文字空灵，思想深邃。作者调查走访深入严谨，特别是感情真挚，不是装模作样坐而论道表现才华出众而故作深刻的与众不同，而是实事求是的社会学的深层探索与考量。真正是触摸灵魂的代天而问，也是热泪盈眶的扪心自问，这与走马观花的乡村旅游，和一种可有可无的休闲文章，和那种唠唠叨叨的风花雪月诗句，有背道而驰的风味与气氛。读者阅读后，就像喝一杯苦茶或苦药，让人一下子变得心旷神怡，退烧解痛了。也因此，2017年，此书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为中国农家书屋目录，一版再版。

真正的人民作家应当像刘鸿伏一样，成为人民的儿子，成为社会底层的知心朋友和代言人。“文学的意象创造如同绘画，画外之意或文外之意，才是最值得读者回味与体悟的。”这是阅读散文集《父老乡亲哪里去了》的显微镜，也是作者贴心的提示语。我以为每篇文章里都有作者含泪的眼光在字里行间深情地注视每一位用心的读者。刘鸿伏，巧妙地、真诚地描述了个人和时代的交叉点上的故事……

悦读快讯

阮梅举办读书分享会

5月10日，市图书馆举办2019“感恩母亲节 亲子暖心约”《亲爱的女儿》读书分享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阮梅来株洲，和家小、小朋友们一起共读好书，解答成长疑惑。阮梅讲述她近二十年的时间，寻访留守儿童、精神病儿童、劳教所儿童的

经历，把她的耳闻目睹分享给大家，着重介绍了《亲爱的女儿》的创作过程及初衷。她还将自己和女儿共同成长的点滴娓娓道来，带领读者了解她笔下的《亲爱的女儿》，结合个人经历阐述了育儿路上的酸甜苦辣。（温琳 尹丹）

5月默读《撒哈拉的故事》

本月，市图书馆、新华书店（神农城）、方唯书店共同启动了“周四默读夜”活动。书友在一个小时里专注阅读，不看手机、电脑，静心阅读文章。目前，《撒哈拉故事》主题默读会已开展。“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

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撒哈拉的故事》是三毛脍炙人口的散文集。这其中的数篇散文，记录她与荷西的婚姻生活，撒哈拉的风土人情和异域文化，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她不一样的敏感、空灵和柔情。（朱洁）

经典

一首神作，以孤篇压倒全唐诗

京博

张若虚是唐代一位诗人，一辈子只传下了两首诗。

孤篇压倒全唐诗

这两首诗，一首叫做《代答闺梦还》，知道的人寥寥无几。可怕的是第二首，此作一出，中国诗歌瞬间便矗立起一个一览众山小的高峰，云遮雾绕，耸入云霄，仿佛传说中的神山，高耸的山壁上只刻着八个沧桑的大字：空前绝后，冠绝古今。

这首神作，便是《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

唐·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首诗真的是中国诗歌的巅峰之作？什么样的诗敢称巅峰？看看历代大家对这首诗的评价，也就知道了。

《全唐诗》：以孤篇压倒全唐。

王闿运：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胡应麟：出刘希夷《白头翁》上。

钟惺《唐诗归》：将春、江、花、月、夜

五字炼成一片奇光，真化工手！

王尧衢《古唐诗合解》：情文相生，各

各呈艳，光怪陆离，不可端倪，真奇制也！

黄家鼎：五色分光，合成一片奇锦。

不是补天手，未免有痕迹。

闻一多说得更是彻底：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闻一多：绝高的宇宙意识

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曾这样讲述《春江花月夜》所达到的高度：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更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异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

从前卢照邻指出“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时，或另一个初唐诗人——寒山子更尖酸地吟着“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时，那都是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那态度我以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点狐假虎威的神气。

在相反的方向，刘希夷又一味凝视着“以有涯随无涯”的徒劳，而徒劳地为它哀毁着，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只张若虚这态度不亢不卑，冲融和易才

是最纯正的，“有限”与“无限”，“有情”与“无情”——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于是谈开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

对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幽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秘密倾吐给那缄默的对方：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因为他想到了她，那“妆镜台”边的“离人”。他分明听见她的叹息：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他说自己很懊悔，这飘渺的生涯究竟到几时为止！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他在怅惘中，忽然记起飘渺的许不只他一人，对此清景，大概旁人，也只得徒唤奈何罢了！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

李泽厚：永恒的憧憬与悲伤

《美的历程》里，李泽厚先生曾这样表达他对《春江花月夜》的感受——那是一种人人都有，至少曾有过的，永恒的憧憬与悲伤：

其实，这首诗是有憧憬和悲伤的。但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一种“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憧憬和悲伤。所以，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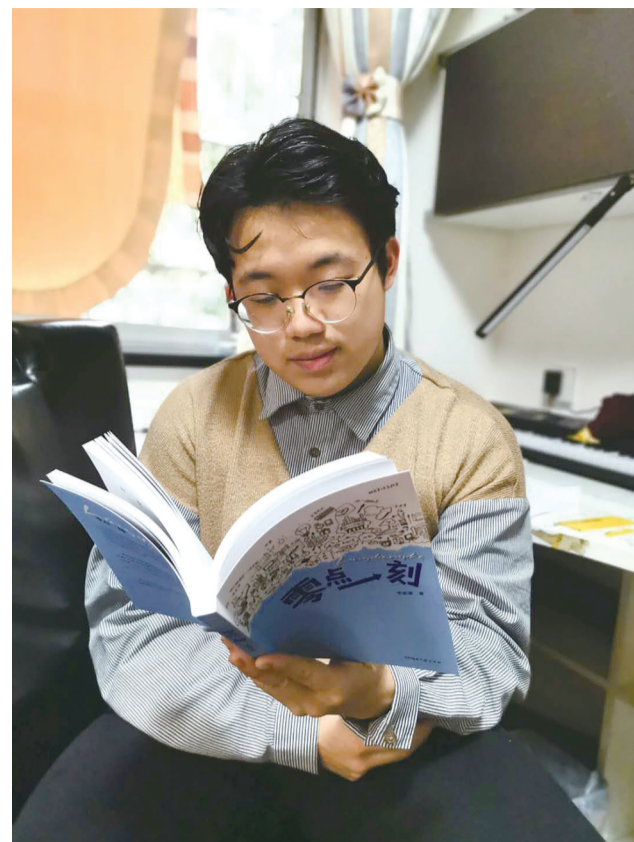
它上与魏晋时代人命如草的沉重哀歌，下与杜甫式的饱经苦难的现实悲痛，都决然不同。它显示的是，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春花秋月，流水悠悠，面对无穷宇宙，深切感受到自己青春的短促和生命的有限。

它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时代对人生、宇宙的初醒的“自我意识”：对广大世界、自然美景和对自身存在的深切感受和珍视，对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无可奈何的感伤、惆怅和留恋。

人在十六七岁或十七八岁，在似成熟而未成熟，将跨进独立的生活程途的时刻，不也常常经历过这种对宇宙无限、人生有限的觉醒式的淡淡哀愁么？它实际并没有真正的沉重的现实内容，它的美学风格和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尽管管口说感伤却“少年不识愁滋味”，依然是一语百媚，轻快甜蜜的。

永恒的山，无限的风月给这些诗人们的，是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感伤、惆怅的激动和欢愉。

你看，“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你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里似乎有某种奇异的哲理，某种人生的感伤，然而它仍然是那样快慰轻快、光昌流利……



李胤潜阅读《零点一刻》。不久前，《零点一刻》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秀

株洲高三学生李胤潜出版小说集《零点一刻》

曾获新概念作文一等奖

肖蓉

痴迷阅读和创作的株洲高中生李胤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零点一刻》。目前，这部中短篇小说合集已在市新华书店等本埠书店正式上架。

收录了他从初二到高二的18篇作品

《零点一刻》收录了李胤潜初二到高二的18篇作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约40万字；题材涉及湖湘地域、玄幻、校园生活、历史传说等。李胤潜的课余时间丰富多彩。他游历过全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见识过欧洲、美洲、澳洲的风土人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说，只有不断拓宽眼界，才能把自己见到的风景、悟到的哲理融进文字中。

李胤潜创作的首篇作品是收录在《零点一刻》里的古风小说——《倾一地桃花》。作品创作于2015年冬，那时李胤潜14岁，特别迷恋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天，他在早餐店里吃早餐，灵感乍现，于是在热闹的早餐店里边吃边写。吃完后，他又旁若无人地蹲在早餐店的大门口，继续把小说写完。

《零点一刻》里收录篇幅最长的小说是《山脉》，3万余字。这是一篇关于株洲题材的作品，李胤潜说，自己生长的城市是座特别的工业城市，建市后就迅速成长为全国闻名的工业城市。“这些岁月里发生了

什么？我特别想去探求。”于是，他翻阅株洲地方志、寻找老照片，慢慢构建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现实世界。

曾获新概念作文一等奖，《零点一刻》是写作起点

去年初，凭借作品《戏台》（已收录入《零点一刻》），李胤潜获得了第二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A组一等奖。他因此成为株洲首个荣获该项比赛一等奖的学生，并获得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30余所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资格。

“新概念”并没有让他生活发生太大变化，他说自己依然在旧的生活里周而复始，努力平衡着学习与写作。得知获奖那一刻，他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班主任从我课桌里掏出来没收的那篇小说，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回来了。

写作小有成就的李胤潜，学习成绩也不错。他说，写作这个爱好他会坚持，但自己不会失去对其他事物探索的兴趣和热情。即使将来走文学创作这条路，也需要大量的积累。“我写序的时候是2018年3月10日零点十五分，之所以用《零点一刻》作书名是想表达，这本书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零点一刻差不多是新一天的开始。”

对话作者

讲故事的人是真诚的文学的“用处”你看不见

吴彪煊

近日，李胤潜带着《零点一刻》，在株洲新华书店（神农城店）与读者见面。期间，他回答了读者的系列问题。

谈创作：

讲故事的人必须真诚

李胤潜说，创作之前，必须要有一定的积累与阅读。写作的灵感多来自生活，写作的人应该有责任感。讲故事的人必须是真诚的，这种真诚主要来自3个方面：对信仰的真诚、对自然的真诚、对人的真诚。“作品，你得先让自己满意才能让别人满意，但一些私人化的东西，例如个人体验，没有上升到一定境界，很难使人感同身受。”

谈文学：

地基看不见，但决定房子的高度

一位读者问：如何看待生活中

友情、爱情、文学、艺术等这些“无用”的东西。李胤潜回答，我们看到一栋房子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它伸入天空的高度。但决定这栋房子的高度的却是地基。生活中友情、爱情、文学、艺术这些东西，就像一栋房子的地基，我们看不到，但无时无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谈游历：

那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

一位高中生问：你游历了那么多国家，印象最深的是哪里？李胤潜回答，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虽然那个地方可能当地人并不喜欢它，但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生活的体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巴黎，她的浪漫不仅是一些建筑，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深入骨髓。每个市民都很好的理解了这种浪漫，并融入自己的性格之中。

相关链接

人物介绍

李胤潜，2001年6月出生于株洲，现在株洲市第二中学高三年级文科班就读。热爱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曾多次在各级媒体发表。2015年欧洲旅游归来写的三篇游记《欧洲原野车行》《仰望古罗马》

《巴黎的天空》发表在《株洲日报》；2017年《夜雨》发表在《年轻人》杂志；2018、2019年有4篇中短篇小说、散文曾多次在各级媒体发表。《纸姑娘》《戏台》《囚徒》《山脉》发表在《海外文摘》，《四月等候鸟归来》发表在北大期刊《创意写作》。